

信仰与世俗理性的对话

——《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无家汉”伊万的形象及其意义

窦天骄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布尔加科夫的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探讨的中心问题是信仰与世俗理性之争。从“无家汉”伊万这一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到在信仰与世俗理性的边缘处,伊万最终选择信仰、得到救赎。每个人心中都有“神性”的种子,只要心存信仰,即可获救。

关键词: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信仰;世俗理性;“无家汉”伊万;救赎

中图分类号: I5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4)04-0104-05

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一生是短暂的,其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创作于1928年至1940年间,被称为布尔加科夫的“夕阳之作”。“布尔加科夫倾其文学生涯一大半时间及四分之一的生命岁月致力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创作。他称该书为他的文学‘定论’,是他最后的‘夕阳小说’”^[1]。而这部被称为“定论”的小说却未能在作家生前发表,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解禁”。1966年10月,文艺月刊《莫斯科》又开始连载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西蒙诺夫作序,认为这部小说“乃是布尔加科夫的讽刺文学的高峰,是布尔加科夫的严峻的现实主义散文的高峰”^[2]。

这部作品中一个突出的对话是信仰与世俗理性的对话,这场对话在诗人“无家汉”伊万的经历与转变过程中展开。开篇“无家汉”伊万就作为对话者之一出现,在与“莫文联”主席柏辽兹以及魔鬼沃兰德的谈话中,他的信仰和怯懦同时表现了出来。柏辽兹的意外死亡同沃兰德的预言相吻合,伊万受到巨大触动,无法维持原有的精神状况进而住进了精神病院,而他的信仰在与世俗理性进行一次次对话后获胜。最后,伊万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

一、小说艺术整体中的伊万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描述的信仰荒原中,“无家汉”伊万作为一个普通人,展现了普通人的世俗理性与信仰斗争、自救及被救赎的过程,表明了只要心存信仰,即可获救。

《大师和玛格丽特》作为一部带有魔幻主义色彩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时空错杂、虚实相间。小说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是在说人的信仰问题。“《大师和玛格丽特》里的此岸世界是一个失去了传统理性精神支柱之后庸俗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一个全面物化的、荒诞的世界。而魔王来到人间,其目的之一就是起着一种放大镜和催化剂的作用,将现实世界里貌似合理、实则荒诞的情形推向极致,以突出其荒诞的本质。小说中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情节,与其说是沃兰德及其随从施加魔法的结果,不如说

是荒诞世界本身的本质体现”^[3]。

整部作品分为三条线索:魔鬼沃兰德降临人间,对都市人进行“末日审判”的魔幻故事;几千年前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处死耶稣的历史故事;玛格丽特与大师的救赎的现实故事。而三条线索都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即人是否可以没有信仰。

“无家汉”伊万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并非主角,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整部作品其实正是写给一个个“伊万”的。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伊万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普通人的思想斗争,普通人自救以及被救赎的过程。“无家汉”伊万虽然普通,却更贴近生活与真实,更能够体现出只要有一丝向善的念头即可获救的主题,也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

信仰与世俗理性,在欧洲文化史上是一组对立的文化要素。信仰,在这部作品中具体指的是对上帝的信奉,然而在文化意义上,是指人类的共同本质。因为人生来具有“神性”,是上帝向人类吹入的气息,实际上指的是“人身上的人”,“但这个‘人’是潜在的,是不断实现着的‘人’,它不是当下显现与完成的,因为它的‘上帝类似’决定着它仍是肩负‘任务’的,是处在走向完善阶段的。这一过程需要人的自省与努力”^[4]。因此,向本质的回归,是人生的根本要义。

与信仰相对立的世俗理性是指对信仰的否定、对个人物质追求的肯定。在世俗理性的支配下,人们处于一片精神荒原中,怯懦、贪婪、背叛、迷恋物质等等人性中的恶彰显,成为人们生活的支点。如《大师和玛格丽特》中,以莫文联为代表的莫斯科市民普遍背弃了上帝,他们公开宣扬“无神论”,为的却是追求物质利益。如莫文联这个组织的活动场所中最多的是解决金钱、住房问题的办公室,莫文联的会员们谈论最多的也是吃喝玩乐。整个城市中的人们,则同样上演着一出出丑恶的角逐:曲意逢迎、颠倒黑白、婚外情、告密、诽谤、争夺遗产、收受贿赂、滥用职权、欺诈顾客……这是一场对物质和欲望的角逐,却彻底把人们的精神遮蔽,整个城市陷入信仰的空虚,而人类道德的败坏也使得自身处在毁灭的边缘。魔鬼沃兰德降临人间,对整个城市进行了一场末日审判。沃兰德代表着信仰,他的到来让城市中的人陷入一场风暴。

信仰与世俗理性的对话,表明了人心中的“神性”与“人性”同时存在,“神性”并未泯灭,纵然在物质尘灰的遮蔽下很难被发现,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信仰的种子,总会发芽。伊万的经历就是一个信仰与世俗理性对话的过程,他从怯懦到疯癫再到最后坚定信仰,是一个拷问内心、不断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表明了布尔加科夫对人的内在“神性”的坚定信念。

二、怯懦的伊万

人具有神性,但这个神性在历史的发展中却往往被遮蔽,人为了世俗的利益便会屈服于世俗理性的控制,而表现出对现实暴力——政权——的畏惧。诗人伊万首次出场是与“莫文联”理事会主席柏辽兹的一次关于基督耶稣的谈话。他的怯懦也在此体现出来。

伊万写的“反宗教题材”诗被柏辽兹批评,因为伊万创作的诗中把耶稣这一形象写成了“活生生的人”。而主编柏辽兹却认为耶稣这一形象并不存在,并且“所有关于耶稣的故事纯属虚构,全是不折不扣的神话”^[5]。柏辽兹于是就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证,伊万则对主席柏辽兹的言论不置可否,当魔鬼沃兰德化身外国人出现在他们中间,参与了这场关于基督耶稣的谈话时,“无家汉”伊万虽有疑问却倾向于柏辽兹的“无神论”。

伊万倾向于“无神论”其实是对权力的畏惧——怯懦。而在彼拉多与耶稣的故事中,耶稣把怯懦看作是人的最主要的缺陷。柏辽兹就代表着权力,对于年轻的诗人来说,想要追求更多的金钱与更高的名誉,就要依附于这个组织,因为加入了这个组织就能够拥有美好的生活。因为“任何一个来访者(当然,只要他不是彻头彻尾的傻子)踏进格里鲍耶陀夫之家后的头一个想法必然是:这些幸运儿,‘莫文联’的会员们,生活得多好啊!随之,他会立即受到卑劣的忌妒心的折磨,会马上痛苦地向苍天发出责

难,埋怨上苍没有在他降生时赐予他文学禀赋;而既然没有文学天赋,当然便休要梦想取得‘莫文联’的会员证——那散发着贵重皮革的气味、压着宽宽的金边儿,整个莫斯科无人不知的褐色会员证”^[95]。的确,名叫“格里鲍耶陀夫”的这座小楼作为“莫文联”活动场所,房间有“钓鱼别墅组”、“一日创作旅行证”、“现金出纳”、“短剧作者个人结算”、“台球厅”以及餐厅等,而其中写着“住房问题”的房间总是最拥挤。

但伊万又表现出犹疑的态度。当信仰的力量未强大时,人的世俗理性会占据上风。在世俗理性的巨大压力下,伊万表现出犹疑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怯懦,在信仰与“无神论”中他选择了后者。但是心中却相信耶稣的存在。首先,伊万的诗表现出他对耶稣的信仰,“无家汉只用很短时间就写出了一首……他笔下的耶稣虽说并不讨人喜欢,但却完全是个活生生的人”^[93]。写诗所用时间短,表明他在创作时的思路是流畅的,而只有出于本心的思想才能够十分顺畅地被写出来。既然是出于本心的,那么他笔下的耶稣也是他心中的耶稣,也就可以说,他内心深处是有信仰的,是相信耶稣存在的。其次,是在追捕的过程中,伊万一个看似无意识的动作表明了他的信仰在一点点发芽。他在追捕时误入了别人家的厨房。“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昏暗中他看到炉台上整齐地放着十来个没点火的煤油炉。月光透过常年不擦的肮脏玻璃窗,微微照亮一个布满蛛网的角落,角落里挂着一个久已被人遗忘、落满灰尘的圣像神龛,神龛后面露出一对婚礼用的大花蜡烛。神龛下面还挂着一张用别针别住的小一些的纸圣像。谁也说不清伊万当时是怎么想的,反正他从神龛后偷出一只蜡烛,摘下了那张纸圣像”^[90]。这一举动也表明伊万在无意识中选择了对上帝的信仰。

虽然“无家汉”伊万是怯懦的,但他的犹疑表明他心中埋有信仰的种子,并且这颗种子最终使他走向救赎。

三、疯癫的伊万

在布尔加科夫看来,伊万走向救赎的道路就是疯癫。米歇尔·福柯认为“疯癫是上帝在其肉身中所承受的最低人性,他借以表明在人身上没有任何非人性是不能得到救赎的;这个堕落的极点因基督的存在而受到赞美”^[673-74]。并且“基督在尘世生活时始终赞美疯癫,使之变得圣洁,正如他治愈疾病,宽恕罪孽,用永恒的富有安慰贫困,从而使疾病、罪孽和贫困变得圣洁”^[672]。

而对于伊万来说,造成他疯癫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受了极大的刺激导致,柏辽兹就如沃兰德所预言的死去,而这时“有两种想法钻入诗人头脑:第一,那顾问根本不疯不颠,全是装蒜!第二,这一切会不会是他暗中安排的”^[92]。他开始追逐沃兰德,想问个究竟。而当他跑到格里鲍耶陀夫之家时,“只见他赤着两脚,下身穿一条白布衬裤,上身穿一件破旧的托尔斯泰式白衬衫,前襟别着一张圣像”^[92]。这“圣像”是他的选择,是他对于信仰的选择。

这时,伊万心中信仰的力量增强到与世俗理性抗衡,二者的不可调和使得伊万陷入了疯癫。而这次疯癫则是伊万由“旧伊万”变为“新伊万”的重要转折点。疯癫和痛苦是自我审判的结果,在一次次思索中伊万聆听自己的内心,这是他抛弃怯懦,选择勇敢的开始。

疯癫的伊万被送进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在这里不单是一个治疗精神疾病的场所,它更像是一座炼狱,或称作净化之所。在精神病院中,伊万开始重新思考发生的一切。首先是之前引以为傲的诗人这个职业,伊万“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一种对诗歌的无可名状的厌恶感。他想起一些自己写的诗歌,不知为什么觉得这些东西现在都使他厌恶”^[90]。他写的诗歌就像那首反宗教的诗,多是违背内心的,而在伊万内心被震撼之后,他的信仰的力量不断增强,那些违心的诗歌也就会被他弃绝。

其次是伊万对于现状的思考。两个伊万在他心中争吵,旧伊万说:“柏辽兹被电车轧死,我为什么那么激动?说一千,道一万,他算老几!他是我的什么人?我跟他沾亲还是带故?!……那个神秘顾问,就是那个一只眼空洞无物、另一只眼黑不见底的魔术家和教授,我干吗要发那么大火?我为什么要穿着

衬裤,举着蜡烛,傻乎乎地去追他?为什么后来在餐厅演那么一出荒唐戏?”而有神论者伊万反驳道:“不,不,不,柏辽兹的头将要被切掉,这是那个人事先就知道的!!这怎么能不叫人激动?”^{[5]119}两个伊万的争论其实就是世俗理性与信仰的一次激烈对话。这次对话的结果是让怯懦的伊万变得勇敢。

在与大师的交谈中,伊万承认自己的诗“不堪入目”,并且向大师保证再也不写了。大师告诉伊万他昨天所遇到的就是撒旦,伊万内心受到震动,并且心慌意乱。大师对伊万说:“您和我都是疯子,何必硬不承认!您看,他稍稍触动了您一下,您就发疯了,显然是您具备这方面的基础。”^{[5]140}在俄罗斯文化中,疯癫这一词有着更深的含义。“圣愚(或译疯癫)是俄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而深刻的现象。圣愚类人物(疯癫修道士)由于其带有异教时期民间巫师的特征,民众相信其具有预知未来、禳除灾祸、医治病痛等神秘能力而受到普遍的敬畏。在基督教进入俄罗斯后,圣愚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从前的疯癫开始被称为‘为了基督的疯癫’。他们的古怪行为被视为对信仰的迷狂状态,因而尽管他们漂泊敝陋的生活方式不被人们所接受,却常被当作精神上的导师,圣愚的生活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俄罗斯民众的一种行为规范。圣愚文化作为俄罗斯宗教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具备了基督教的某些基本特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内心的疯癫中舍弃自我”^[7]。伊万就是为了信仰而疯癫,并且在内心的疯癫中舍弃了自我。在疯癫的过程中,信仰战胜了世俗理性,新伊万诞生。

四、重生的伊万

信仰的力量战胜了世俗理性,新伊万表现出的是坚定和喜悦。又是一个雷雨的夜晚,“年轻的伊万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观察着窗外的雷雨,就像他在这个休养所里第一次观察雷雨时那样。不过现在他并没有像头一次那样哭泣”^{[5]384}。哭泣是一种悲伤、不知所措的情绪的反映,这次伊万不再悲伤也不再不知所措,因为心中的信仰已经扎下了根,被信仰笼罩的他是平和、喜悦的。在与大师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伊万不再怀疑、慌乱,大师向他辞行时,伊万回答:“我早就知道,我猜到这一点了。……您特地来看我,太好了。您知道,我是信守诺言的:我再也不写诗了。现在我已经对别的东西发生了兴趣,我想写点别的。您知道吗,我躺在这里静养期间明白了许许多多道理。”^{[5]384}而大师让伊万写一部关于耶稣的续篇,“年轻的伊万的眼睛里燃起了火焰”^{[5]384}。几年过去了——

每年春天,每逢节日月圆的日子,傍晚时分便有一个30出头的男人出现在莫斯科牧首湖畔的椴树下面,他有一头棕黄色头发,一双绿莹莹的眼睛,穿着很朴素。这就是从前的诗人无家汉,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列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全都明白,他全都知道,全都记得。他记得自己年轻时当过罪恶的催眠术家的牺牲品,后来经过治疗痊愈了。^{[5]404}

伊万在梦境中也会流露出幸福的笑容,而他梦中的场景就如一开始魔鬼沃兰德描述的“他穿着血红衬里的白色披风……”^{[5]16}

通过伊万被救赎的过程,可以看到布尔加科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表达的诸多意蕴中的一点:拯救需自救。人之所以能够获救,就因为心中仍有善,虽然在世俗的压力下,名利的诱惑下,“神性”虽会被遮蔽,但并不会消失,就像是一层厚厚的尘垢遮住了光明,当人们心中的信仰与世俗理性抗衡时,世俗理性尘土也会被吹走,最终信仰恢复,“神性”闪光。

参考文献:

- [1] 莱斯莉·米尔恩. 布尔加科夫评传[M]. 杜文娟, 李越峰,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2] 叶水夫. 苏联文学史: 第三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56.
- [3] 谢周. 荒诞世界中的困惑——论《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主题思想[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5): 47-52.

A Summary of Seminar on Foundation of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Tian Haijian

(College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From June 27th to 29th 2014, the Seminar on foundation of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was held in Hebei University. 20 domestic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some colleges and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s as well as some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Hebei University attended the meeting. The delegates agreed that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road and profound, gave birth to benevolence, people-oriented, integrity, justice, which reflects Chinese people's fundamental pursuit of mind, representing uniqu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foundation involves many aspects, and the key lies i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ubjectivity, establishing nation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 spirit of enlightenment spread to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umanistic spirit to enric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Key words: Chinese socialism; Socialist core value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national culture; civic values

(责任编辑 崔福林)

(上接第 107 页)

- [4] 王志耕. 宗教人本主义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6):21-26.
[5] 布尔加科夫. 大师和玛格丽特[M]. 钱 诚,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6] 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7] 王志耕. 日瓦戈与圣愚[J]. 外国文学评论, 2006(2):33-41.

A Dialogue Between Faith and Rationality

——The Imag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omeless Man” Ivan in *The Master and Margareta*

Dou Tianjiao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problem of Bulgakov's *The Master and Margareta* is the conflict of faith and rationality. This text discusses the image of “the homeless” Iva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oice of Ivan, the autho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eed of the divine is in everyone's heart, as long as we have faith, everyone can be saved.

Key words: Bulgakov; *The Master and Margareta*; faith and rationality; “homeless man” Ivan; redemption

(责任编辑 韩云芷)